

# 太平天国文選

羅爾綱編註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太平天国文選

羅爾綱編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文選

羅爾綱編註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 8 1/8 插页 6 字数 207,000

1956年1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0,501—24,500

统一书号：11074·49

精装本定价：(9) 1.25元

# 序

—

我首先要說明的，就是爲什麼要編這一部太平天国文選，也就是要說明太平天國的語文爲什麼值得我們編選的問題。

當然，讀者從研讀這部文選中，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各方面的重要歷史知識，或把它作為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參攷讀物，這都是可以預想到的。但本書是一部文選，編註者是用文選的體例來編纂的，所以也不能不就太平天國語文的價值多談一談。這樣，對有意習讀太平天國語文或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讀者們，似乎都是必要的。

在太平天國革命前二、三千年以來，中國的文字曾被封建統治者用作束縛思想的工具，所以一般文章專門玩弄詞藻，形成了一種脫離羣衆語言的封建貴族式的僵死的古典文體，也就是所謂古文。

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兩個世紀以來，爲封建統治階級當作正宗文學的，是桐城派古文。它是以程朱派理學爲內容、以所謂神味格律爲外形的一種缺乏生氣的反動性的封建文學。它在思想與格律上，與八股文基本是相通的。

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對封建統治的，這種爲封建統治服務的封建文學，當然是在它反對之列。張汝南在金陵省難紀略中記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初年，他在天京親見洪秀全所寫教育羣衆的詩文和洪秀全嚴禁封建文學的佈告說：“其批示皆以韻句，或四言數句如箴頌，或五言數句如歌謠，或七言數句，短者如絕句，長者如古風。惟純以俗語，不用故實；故實謂之妖話，悉禁之。”同書又記所見太平天國編寫的起

義史說：“叙事如閒書，用‘話說起’及‘話分兩頭’‘按下不提’等語。”

張汝南所見洪秀全嚴禁封建文學的佈告與太平天国編纂的起義史，今天我們已經看不見了。但從張汝南的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反對封建文學的明確主張與提倡白話體語文的實踐。張汝南說太平天国“故實謂之妖話，悉禁之”，案“妖”是太平天国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稱謂，“故實謂之妖話”，就是說將“古典之言”都視為反動的東西，必須加以嚴禁。這就可見太平天国打倒封建文學主張的明確和立場的堅決。張汝南說洪秀全的詩文“純以俗語，不用故實”；又說太平天国編纂的起義史“叙事如閒書”，就是說太平天国史書是用白話演義文體寫的，所以其中用“話說起”及“話分兩頭”“按下不提”等說書的話語來敘述事實。這又可見太平天国提倡白話體語文，不僅限於主張，而且是付諸實踐的。

太平天国這種主張，據現存太平天国刊刻的書籍與文書內容看來，在金田起義以後，就已經開始實行了。而作為一種政策來提出與推行，根據張汝南記載，則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的時候。封建文學有它的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太平天国反對封建文學，也正同為反對其他的反革命勢力而進行的鬥爭一樣，表現出鬥爭的尖銳性與長期性。所以洪秀全要親自倡導其事，現存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用干王洪仁玕、幼贊王蒙時雍、殿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名義頒布的戒浮文巧言諭，便是洪秀全指示這一鬥爭的許多有關文告裏面的一篇。這篇文告說：

照得文以紀實，浮文所在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是以前蒙我真聖主降詔，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御筆改正。非我真聖主不恤操勞，誠恐其誘惑人心，紊亂真道，故不得不亟於棄偽從真，去浮存實，使人人共知虛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況現當開國之際，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樸實明曉，不得

稍有激刺，挑唆反間，故令人驚奇危懼之筆。且具本章不得用龍德、龍顏及百靈承運、社稷、宗廟等妖魔字樣。至祝壽浮詞如鶴算、龜年、嶽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樣，尤屬不倫，且涉妄誕。推原其故，蓋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氣盛，喜騁雄談；或新進恃才，欲誇學富。甚至舞文弄墨，一語也而抑揚其詞，則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參差其說，則曲直難分。倘或聽之不聰，即將貽誤非淺，可見用浮文者，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害於事也。

本軍師等近日登朝，荷蒙真聖主面降聖詔：“要實敘其事，從某年月日而來，從何地何人證據，一一敘明，語言確鑿，不得一詞矯艷，毋庸半字虛浮，但有虔敬之意，不須古典之言，故朕改‘字典’為‘字義’也”。本軍師等朝奏欽遵之下，不勝敬凜。為此特頒諭諭，仰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一體週知。嗣後本章稟奏以及文移書啓，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積習，從事虛浮，有負本軍師等諄諄諭戒之至意焉。

這一佈告，說明了太平天国對於文學方面的革新思想。它認為寫文章的主要目的在於用來處理現實社會政治問題，而語文的作用則在於忠實地表達思想。所以它反對脫離羣衆語言的封建貴族式的古典文體，反對專門玩弄詞藻而內容空洞的官樣文章，提倡使用明白曉暢，人人易解的文字，提倡“文以紀實”的文學。太平天国所提出的文學革新的形式和內容，都確定了革命的對象和革命方向。

為了貫徹文學的種種改革以有利於革命，太平天国還作了一些有關文學改革的技術方面的工作，據現存文獻考出的有三種：

一、製定標點符號。太平天国應用的標點符號有四種：（甲）點號“、”，用在文句應停逗的地方；（乙）句號“。”，用在文句可以讀斷的地方；（丙）人名號“——”，加在人名右邊；（丁）地名、國名、朝代名號“——”，加在地名、國名、朝代名號右邊。洪秀全在天父詩二百六十五首裏，對人名號和地名號使用的方法，還有兩句詩特地加以解釋說“一直是名讀某名，雙直地名讀出聲”。

二、刪定字義。太平天国反對“古典之言”，所以改“字典”為“字

義”，並刪削字典音註，把所註的“古典之言”都刪去，只留音某二字及說文作某解數字<sup>①</sup>，使人易查易解。

三、改定詩韻。洪秀全改定詩韻詔說：“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sup>②</sup> 所謂“鬼話、怪話、妖話、邪話”，就是上引佈告中所指出的封建文學所習用的那些龍德、龍顏、百靈承運、鶴算、龜年、嶽降、嵩生等，阿諛帝王、貴族、官僚和地主等所用的浮濫的詞句。這是當時太平天国推動文學革新的一件值得注意的工作。

太平天国這樣明確地提出反對封建文學、提倡明白易曉的文學的主張，並且實踐了它的主張，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次革命。因而被歷史學家論爲“進步文化政策”，又論爲“是天才思想或思想萌芽”<sup>③</sup>。

太平天国文學改革的主張，隨着它整個革命事業的失敗，也被封建統治階級統殺了。封建統治階級迴光返照，反映到文學上的就是以曾國藩爲首的維持封建文學的反革命活動。反革命頭子曾國藩在“衛道”名義下，糾合了各反動派別，主張合義理（程朱派理學）、考據（古文經學派）、詞章（桐城派古文等文派）爲一，發展爲湘鄉派古文，企圖加強文化上的反動力量。同時，江西詩派、浙江詞派和常州詞派也勾結起來蠢動，造成封建文學的大聯合。但新生力量是遏抑不住的，經過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徹底消滅了封建階級，也徹底消滅了封建文學。太平天国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對封建階級和封建文學，曾經進行革命的掃

① 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洪賊改字刪書。

② 轉引自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七僞文告上僞詔旨。

③ 范文瀾：金田起義一百週年紀念一文中的評論，見三聯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運動論文集。

蕩，嚴重地動搖了封建社會的基礎和它的上層建築，無疑地推動了後來的革命，縮短了封建統治的年代。

太平天国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此，所以要編選這一部太平天国文選的原因也就在於此。

當然，還要指出：太平天国的語文還是在粗樸的階段，不僅不能與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相提並論，而在文學的藝術方面來說，也遠比不上在它以前的流傳在民間的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古典現實主義的傑作。我們不是要求讀者從這一個角度來衡量太平天国語文的價值。但是，太平天国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提出了反對封建文學、提倡明白易曉文體的主張，也可看出與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是有一脈相通的關係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特別是由於太平天国語文裏面充滿了反封建、反侵略的思想內容，我們正是要求讀者從這一個角度來閱讀太平天国語文，來衡量太平天国語文的價值。

## 二

太平天国反對封建儒學，也就必然地反對封建文學。通過革命實踐，太平天国的領導者更明確地認識到人民對反對封建文學的要求。

太平天国領袖洪秀全是知識分子出身，曾熟讀四書、五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從童年起就揣摩制藝，應考科舉，又深受八股文的束縛。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起，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清朝政府戰敗，訂立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再到廣州去應考府試。那時候，清朝政府政治軍事的腐朽在鴉片戰爭中已完全暴露，尤其是戰爭失敗，簽訂了辱國喪權的條約，人民大憤。洪秀全是廣州府花縣人，曾親見親聞三元里人民抗擊英國侵略者的偉大力量，因此就逐漸產生了反抗思想。他每

論時勢，就慷慨激昂，曾對族弟洪仁玕說：“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爲烟土，收花（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犁（犁）省或烏隆江（黑龍江）或吉林爲奴爲隸乎！”<sup>①</sup> 他一邊說，一邊拍桌表示憤恨，最後就決心拋棄多年來渴望從科舉成名做賢臣良相的道路，而走上了另一條相反的打倒封建皇朝的革命的路。於是他利用一部基督教宣傳小冊子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並炫飾他六年前一場大病中的瘋狂舉動，證明自己確實是接受上帝的天命來拯救世人的。他在這一年創立了拜上帝會。作爲革命行動的第一聲，是把供奉在他的書塾中的孔子牌位拋棄，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尊崇的“至聖”，洪秀全居然把他打倒，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洪秀全不僅打倒了封建制度的維護者孔子，還打破了八股文的束縛。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春天，洪秀全與同學馮雲山到廣西貴縣賜谷村去做革命活動。這年十月，洪秀全返他的家鄉。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洪秀全在家草擬宣傳文書，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兩篇。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續作百正歌、原道覺世訓、改邪歸正三篇，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論基礎。洪秀全這幾篇文章，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已經打破八股文的束縛。八股文在形式上分爲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八股，以法令規定字數；在內容上是代聖賢立言，不能有個人的思想。洪秀全這幾篇文章，在形式上不僅拋棄了八股文的格律，而且在文句中還採用了一些語體的文句，例如原道醒世訓一文裏面就用了“我們

---

① 洪仁玕：英傑歸真。

兄弟姊妹”等語句；在內容上更不是如同八股文那樣做古聖賢的傳聲筒，而完全是發揮反封建的思想。所以這幾篇文章，可以肯定地說已經打破了八股文的束縛。

但是也要指出，洪秀全這幾篇文章雖然已經打破了八股文的束縛，但還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體的束縛，特別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實連篇。這些文章，仍然不是人民羣衆所能領會得了的。這是由於洪秀全當時到羣衆中去作口頭的宣傳，只不過半年時間，就回到他家鄉來關門寫作這些文章，接觸羣衆的面不廣不深，所以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羣衆的要求。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六月，洪秀全再入廣西去，在桂平縣紫荆山設立拜上帝會機關，鈔寫他所撰的文書，分送附近各縣農村宣傳。從此以後，他接觸到羣衆的面一天比一天廣，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認識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這些文體仍然不是羣衆所能領會的，羣衆所要求的是聽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話的文體。因此，他就進一步去打破封建古典文體，寫作明白如話的文章以符合羣衆的要求。這可以舉出洪秀全在未認識羣衆要求前寫的原道救世歌中的一段歌詞與認識羣衆要求後寫的誅妖歌作一對照。原道救世歌中有一段說：

第四不正爲盜賊，不仁不義非所宜，聚黨橫行天不佑，罪惡貫盈禍自隨。君子臨財無苟得，楊震昏夜尙難欺，管寧割席回欹顧，山谷孤踪志不移，夷齊讓國甘餓死，首陽山下姓名垂。古來善正修天爵，富貴浮雲未足奇。殺一不辜行不義，即得天下亦不爲。人能翼翼畏上帝，樂夫天命復奚疑。豈能殺越人于貨，竟非其有而取之。

誅妖歌是在太平天国辛開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八月，即金田起義後九個月，駐軍桂平縣莫村時做的。誅妖歌道：

真神能造山河海，

任那妖魔一面來，

天羅地網重圍住， 爾們兵將把心開。  
日夜巡邏嚴預備， 運籌設策夜銜枚，  
岳飛五百破十萬， 何況妖魔滅絕該！

這兩首詩對照一讀，就可見洪秀全在寫原道救世歌時還沒有打破封建古典文體的束縛，到了寫誅妖歌的時候就不同了，他已經打破了封建古典文體的束縛，寫出了羣衆聽得懂的平易如話的詩歌。

洪秀全通過他的革命實踐，明確了羣衆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後，就提出反對封建文學提倡白話體文學的革命政策。在重刻的太平詔書裏面，就把原道救世歌中所引的典故除不得不保留的外，全部都刪去，這固然是由於清除儒家的思想，但也與反對封建文學有關。從此以後，太平天国刊刻的書籍都掌握着這一個原則，例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刊刻的天情道理書卷端侯相序文就特別提出這一點說：“其語句不加藻飾，只取明白曉暢，以便人人易解。”所以在這一部書裏面，有寫得十分通俗的歌詞，如俚歌一首道：

打鼓求得雨， 高山好開田。  
燒香保得佑， 燒窯過大煙。  
食齋得（能？）得道， 牛牯上西天。  
食煙食得飽， 放屁好肥田。

洪秀全自己寫的詩文也越加通俗了，如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刊刻的天父詩一書裏面，打服閻羅妖詩一首道：

閻羅妖鬼都難飛， 打得服服畏天威。  
天父、天兄手段高， 閻妖低頭鑽地龜。

又如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夢兆詔說：

今天十三早五更，蒙爺降兆收得城，朕喊天下無棄土，親降詔旨天將聽。天酉朕上天，爺哥帶朕誅逐蛇魔，兩邊天使天將護朕戰逐。……萬樣

有人，故朕那時唱曰：“朕睡緊都做得王，坐得江山。”……本年二月初七晚三更，朕媽夢見東王、西王、南王三人在金龍〔殿〕呼萬歲，奏去打蘇州。又安朕媽曰：“伯媽寬心，帶緊媳及女安福莫慌，我們去打蘇州有哥作主，伯媽寬心。”夢兆如此。九月初六早五更，朕見無數天將進貢爺哥朕，虔將一概進貢寶物擺列朕面前，朕含笑歡喜，夢兆如此。今天十三早五更，朕見天將天使奏朕收得城池。……夢兆如此。甥胞們歡喜頂江山，命史官記詔。

祇有用這樣的明白如話的文體，才能够使當時的革命羣衆聽得懂；也祇有用這樣的明白如話的文體，才能够對當時的革命羣衆發生教育作用，鼓舞他們的戰鬥熱情。由此可見，洪秀全反對封建文學的主張，是通過革命的實踐才更加明確的；太平天国反對封建文學的主張，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立場上提出來的。

### 三

我們閱讀太平天国語文，還必須把握着一個要點，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個農民革命。農民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利用宗教作為發動羣衆的工具。因此，太平天国的語文，在它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內容上面，就必然要披上一層宗教的外衣，這往往使人認為荒誕不經。我們必須揭開了這一層宗教外衣，然後才能够看得到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偉大內容，也才能够體會得到太平天国語文的真價值。

太平天国所利用的宗教是基督教。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以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先鋒隊的，何以太平天国反能够利用基督教作為發動革命的工具呢？這是許多人提出過的疑問，在這裏應該作簡單的解釋。

原來早期的基督教教會，實是一種反羅馬帝國統治和反猶太僧侶政治的戰鬥組織，是巴力斯坦被壓迫人民進行反抗鬥爭的組織。原始基督教教義中，包涵有一種蓬勃的然而朦朧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

它非難一切私有財產，希望有一種新的良好的社會秩序，以財產的均分爲手段，泯滅一切階級區別。至於這一個戰鬥的組織在演變過程中怎樣喪失了它的原始意義，怎樣由一種革命鬥爭的組織漸漸變爲進行統治和掠奪的最厲害的工具，那是第二個世紀以後的事①。太平天国所利用的，正是這一種富於反抗和鬥爭精神的基督教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

太平天国首先利用原始基督教對富人的憎恨及在上帝之前一律平等的教義，與中國農民“人人平等，土地平分”，這一反封建的樸素的平等思想結合起來，製造了一個“革命的上帝”。它認爲天下不論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皇帝和人民是平等的。它用天上的上帝打擊了地上的皇帝——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這就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制度的等級觀念。

太平天国又利用基督教的上帝打擊了地主階級用來壓制農民的一切封建迷信和權威——從孔子到閻羅王，把農民從舊神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把以清朝皇帝爲首的封建勢力看作“閻羅妖”，把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力量集中表現爲“皇上帝”。用“皇上帝”對抗“閻羅妖”的宗教鬥爭的形式，號召農民向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政治鬥爭。

太平天国又進一步利用原始基督教天國降臨地上的信仰，與中國農民所渴望的天下太平的要求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太平天国”。歐洲初期資產階級革命，像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十六世紀的尼德蘭革命和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都是在宗教的旗幟下進行的，當時革命的思想家搬出原始基督教，對基督教教義給以自己的解釋，這些解釋是與封建御用教會解釋相反的。太平天国用基督教作旗幟進行革命，性

---

① 見考茨基(葉啓芳等譯)：基督教之基礎，三聯書店版。

質也是一樣。

太平天国所利用基督教的主要內容就是這些。太平天國除了利用基督教某些教義之外，還利用了一些基督教的固定的教條和儀式，它利用這些教條和儀式，只是作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太平天國雖然還利用了所謂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的一些神蹟權能，但它也只是利用天父、天兄作為團結羣衆，鼓舞羣衆鬥志的思想武器。所有這些，都是披在它的革命鬥爭上的宗教外衣。我們揭開這一件外衣，就可以很鮮明地看出它的政治目的。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曾經到廣州去向一個美國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學習過基督教教義，後來羅孝全到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住過一個時期。他離開天京後，發表了一封攻擊洪秀全的事業的信，評論太平天國的宗教說：“是把他們的可笑的宗教抱負，服務於他們的政治目的的”。<sup>①</sup> 羅孝全這一句話却說得對，太平天國從外國學來的宗教，正是服務於他們（中國農民）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服務於外國侵略者的政治目的的。可見太平天國對基督教教義也有自己的解釋，與侵略者們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

另外，當時有些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如挾着戰艦大砲來訪問天京的英國傳教士米赫斯（W. H. Medhurst）之流，曾對太平天國革命存一種幻想，把太平天國革命看為一種宗教運動。他們毫無掩飾地希望太平天國成功後，“吾人所可預料之利益，乃是大開海禁以便傳教及通商”<sup>②</sup>，以為從太平天國可以得到從清朝統治者那裏一時得不到的東西。後來當他們看清楚了太平天國革命反封建、反侵略

① C. A. Tseus: *Historic Shanghai*, p. 119.

② 見 *Papers Respect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一八五三年文翰（George Bonham）上克拉蘭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書附件之十：米赫斯中國革命軍概觀。

的真實面貌後，就叫囂起來，痛罵太平天国爲“魔鬼”，並且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失敗後，外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仍舊存心歪曲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極端荒謬地硬說太平天国革命是宗教運動，妄圖掩蓋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質，抹煞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他們的別有用心，我們是必須認識的。

因此，在這裏就有必要向讀者鄭重地指出：對於太平天国利用基督教作爲發動革命的工具這一個極端重要的事實，千萬不要發生錯覺。我們讀太平天国語文，必須要透過浮在它表面上的滿紙“天父”“天兄”的詞句，深入地體會太平天国革命反封建、反侵略的偉大內容，然後才能够了解得到太平天国語文的價值，才不致於認爲它是滿紙荒唐，不可卒讀。

#### 四

這部文選共分十類：一、論文類，二、典志類，三、詔旨類，四、諭檄類，五、奏議類，六、叙事類，七、書翰類，八、碑序類，九、自傳類，十、詩歌類。

論文類共收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英傑歸真等三篇。原道醒世訓宣傳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並掌握了窮苦農民的心理，初步發動他們的反抗熱情，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論基礎。原道覺世訓是根據民族平等思想而寫的反清反封建的著作，是一篇指出戰鬥目標的論文。英傑歸真是一篇對封建迷信和封建文化思想進行批判的論文。

典志類共收天條書、天朝田畝制度等兩篇。天條書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通過宗教形式組織羣衆的規條。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国的政綱，是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第一個土地綱領。

詔旨類共收洪秀全寫的詔旨六篇。這六篇詔旨，是太平天国的

標準的語體文。張汝南所說洪秀全的“純以俗語，不用故實”的批示，便是指這一類詔旨說的。我們從這幾篇詔旨裏，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怎樣利用“天父”“天兄”去進行革命，也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禁吸鴉片與提倡符合農民需要的新曆法等措施。

諭檄類共收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等十一篇，從這些諭文裏面，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對滿清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的鬥爭，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無比堅強的戰鬥意志。如忠王李秀成進攻上海時傳檄外國侵略者說：倘敢“助逆爲惡，相與我師抗敵，則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真可說是千秋不朽的名句。我們從這些諭檄裏面，也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施行的反封建的種種政策。

奏議類收資政新篇一篇。這是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的改革內政和建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綱領。

叙事類共收太平天日等三篇。這三篇都是用淺近的文體寫的記事文，其中記天父下凡審訊叛徒周錫能那一篇，描寫得尤其生動。從這些記事裏可以看出，“天父”“天兄”的宗教只是太平天国進行革命的工具。從天父下凡詔書第二篇，還可看出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使發動革命的工具轉化爲破壞革命的手段這一事實。

書翰類共收致英國外交人員書等八篇。這八篇書翰，也處處流露出太平天国英雄們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堅定立場。

碑序類收常熟報恩牌坊碑序一篇。這是人民擁護太平天国政權、歌頌太平天国功德的文章，大約出於當地文士之手。碑序文章，“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sup>①</sup>。因此，這一篇碑序仍用駢儷體，與太平天国一般文體不同。

自傳類收干王洪仁玕自傳、遵王賴文光自傳等兩篇。這兩篇自

---

①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傳，是洪仁玕、賴文光在就義以前寫的，文中歷述革命經過，鬥志昂揚，大義凜然，表現了革命英雄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高貴氣節。忠王李秀成自傳，因為是在被俘之後懷着一種企圖誘動敵人釋放的政治目的而寫的，傳中許多敘述的地方都不是出自作者的真心，非有詳博的考證，不宜於單獨刊行，而且關於這一個問題的看法，今天也還未能得到一致的結論，所以本書暫時不收錄。

詩歌類共收原道救世歌等十三首。原道救世歌是用詩歌的體裁敘說反封建的革命理論的長篇歌詞。洪秀全、楊秀清的詩歌都充滿了戰鬥的精神，給革命羣衆以無比巨大的鼓舞。石達開的詩表現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洪仁玕的詩也有個人主義的表現。石達開和洪仁玕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從他們的詩歌裏看出，他們的思想行動在農民革命隊伍裏面總有些不同。最後，歌詠忠王民歌四首，流露了人民愛戴太平天国英雄的心聲。

太平天国的文獻會被清朝統治者極力燬滅，但保存到今天的還不祇上面所選的這一些，也不祇這十類。不過，這一部文選，可以說大體上是把現存的太平天国文章裏面最主要的作品選了出來。

最後，我要向讀者請求，給這部文選多多指教！編文選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必須要十分熟習所選的語文，然後才能够抓住主要的思想內容去進行選擇，加以註釋。蕭統的昭明文選便是經過窮年累月的潛研才選出來的著名文選。當然，太平天国文選是屬於斷代一類的，比較昭明文選所選的範圍狹窄得多，但是要做得到完全精熟所選內容，順利進行選註，在我個人說來，還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所以這一部文選，一定會有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多加指教，俾得將來逐漸改進，成爲一部可以代表太平天国語文的選集。

這部文選曾由王淑慎先生精細地與各種版本校對，併此致謝。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羅爾綱謹誌